

浙江古代海洋自然景观诗歌探论

杨凤琴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浙江古代诗歌中有许多描写海洋自然景观的作品,形象地描绘了海洋的奇异风貌。诗人通过望海、观潮、渡海等活动描写了海洋的奇伟景色,使人们对海洋有了生动而鲜明的印象。通过对海洋自然景观的描写也体现出诗人对海洋的探求心理、敬畏意识以及征服的勇气。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不仅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海洋自然景观,体现出诗人的海洋意识,而且反映出人与海洋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浙江; 古代; 海洋诗歌; 自然景观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 (2014) 03 - 0043 - 04

浙江古代诗歌中有许多描写海洋自然景观的作品,形象地描绘了海洋的奇异风貌。诗人通过望海、观潮、渡海等活动描写了海洋的奇伟景色,使人们对海洋有了生动而鲜明的印象。同时通过对海洋自然景观的描写也体现出诗人对海洋的探求心理、敬畏意识以及征服的勇气。在以内陆居住为主的中国,这些作品会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灵上的感动。

一、望海诗体现出对海洋的探求心理

在描写海洋奇异风貌的诗歌中,望海是很普遍的一个主题。在比较注重内陆文化的中国,大海以其博大和深邃吸引着人们,诗人在观海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理性思考,表达出对这一片神奇水域极大的好奇心。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海洋的探究精神,对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古代有些诗人在登临观海时不仅是欣赏海景,而且是在体会审美愉悦的同时有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如谢灵运《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诗》表达了登山望海时的所思所想:“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诗人感慨观海可以慰藉自己的羁旅之苦,也能启迪自己对世界的思考:放眼望去海水无边无际,谁知道茫茫大海的东边是什么呢?对海洋的探求源于海洋无边无际的开阔,这使人们感觉到无法把握和预测,因而有时产生一种无依无靠的迷茫感,宋代浙江台州诗人吴芾《题金山》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人言海上有三山,弱水弥茫去路难。若欲目前寻仿佛,只须来此凭栏干。”神话传说中海上有三座仙山,然而有弱水阻隔难以抵达。弱水是神话中险恶难渡的河海,《海内十洲记·凤麟洲》载:“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在弱水中任何东西都要沉下去,可见其难以逾越。因而只能面对大海凭栏远眺,用有限的视野去漫无边际的海面上搜寻。

古人观海不仅仅观其风景,也能在观望中体悟到哲理性的思考,海洋在表象上虽然变化多端,蜃气雾霭形成重重幻觉,但善于观海之人却能看透虚空,把握其真实的状态。如宋代浙江乐清人王十朋《次韵宝印叔观海》:“载地浮天浩莫穷,气营楼阁耸虚空。道人妙得观澜术,万里沧溟碧眼中。”大海浩浩荡荡奔涌于天地之间,蜃气营建起虚空的海市蜃楼。面对如此生动而又虚幻的景观,道人观澜有术,万里沧溟尽收眼底,看清楚了海洋的真实面貌。观澜术,语出《孟子·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海要观其波澜,而不能被海气幻化出的海市蜃楼所迷惑。沈括《梦溪笔谈》载:“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1]海市虽然呈现出一派繁华热闹的场景,但也会很快消散无踪,因

收稿日期: 2013 - 10 - 13

作者简介: 杨凤琴(1970-),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学。E-mail: yangfengqin@nbu.edu.cn

而观海也要有透过表现把握本质的探究精神。还有一些作品体现出驾驭在海洋风光之上的深层思考，如明代浙江绍兴诗人王思任《观海》：“观海海如何？混茫似初景。势大理难明，威来天不猛。游龙无故乡，飞鲲或纤影。始知国中人，百年徒在井！”这首观海诗深刻地描写了观海中的感悟，大海混茫一片如天地创始之初，它的宏大气势难以用理性来分析，巨大的威力使天地都显得渺小。游龙在海中游走不定，巨鲲在海中只有一个纤小的身影。这种无际的空间和磅礴的水势使人眼界大开，没见过海的中原之人，犹如坐井观天一般见识短浅。诗中描写了海洋带给人的与内陆截然不同的充满新奇感的开阔视野，体现了对海洋的关注思想与探索精神。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一些作品描写了接近海洋、探求海洋的意趣，中国人大都以内陆居住为主，对海洋感觉比较陌生，即使是近海的吴越之地，文人们也主要生活在繁华的都市，或结庐在清雅的乡间，与海洋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较少。因而一旦身处海边，就会对大海产生更强烈的好奇感，进而产生进一步探索海洋的心理。

二、观潮诗中体现出对海洋的敬畏之情

观潮是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一个鲜明的主题，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载：“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这形象地描写了钱塘潮之盛。关于潮的形成古人一般认为与月亮有关，早在东汉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认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2]但除了以自然原因来解释钱塘潮成因之外，民间还流传着丰富的传说，这也增添了钱塘潮神秘的色彩。《越绝书》卷一四《越绝德序外传记》中载：“吴王将杀子胥，使冯同征之。胥见冯同，知为吴王来也。泄言曰：‘王不亲辅弼之臣而亲众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头，必见越人入吴也。我王亲为禽哉！捐我深江，则亦已矣！’胥死之后，吴王闻，以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此处资料认为伍子胥对吴王一片忠心不被理解，含冤而死，怒气难平，化为水神。

宋人钱惟演《筑捍海塘遗事》记载，唐朝末年，钱塘江大堤年久失修，再加上钱塘潮的猛烈冲击，两岸几千亩土地逐渐被淹没，百姓失去了生活的家园，流离失所。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即公元九一〇年八月，吴越王钱镠下令修建海塘版筑抵御海潮，然而在钱塘海潮猛烈的冲击之下，海塘版筑难以完成。因而钱镠便祭告苍天：“愿退一两月之怒涛，以建数百年之厚业。”又到伍子胥的寺庙祷告：“愿息忠愤之气，暂收汹涌之潮。”之后，造箭三千只，由五百名士兵手持强弩射向一排排的潮头骇浪，潮水终于被逼退，海塘得以建成。[3]353-354 浙江古代诗歌中有些作品也表现了对钱塘潮的敬畏情绪。如范仲淹《和运使舍人观潮》：“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谁能问天意，独此见涛头。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万叠云才起，千寻练不收。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高岸惊先裂，群源怯倒流。腾凌大鲲化，浩荡六鳌游。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子胥忠义者，无覆巨川舟。”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曾先后在浙江的睦州、越州、杭州任知府，这首诗在景物描写中蕴涵了对大潮的畏惧心理。诗中形象地渲染了海潮的破坏力：高高的崖岸被潮水击裂，各路水源都受到潮水的逼迫而发生倒流。诗的结尾表达了对潮神的祈求之意：伍子胥本是忠义之人，不要让浪潮掀翻了航行的船只。在观潮诗中表现对潮神畏惧之情的作品还有很多，苏轼作为杭州通判时曾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中第四首和第五首中流露出对海潮的畏惧心理：“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江神河伯两醺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第四首写到吴儿在接近海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常常为了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去弄潮。东海如果知晓圣明君主的心意，应让这一片江水变成桑田了。作者自注云：“是时新有旨禁弄潮，”可见弄潮对人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威胁，因而君主下令禁止。苏轼观潮时的心境十分复杂，他欣赏钱塘潮威猛、雄壮、气吞山河的气势，也佩服弄潮人的胆魄和技巧，但更担忧无情的潮水会吞噬无辜的生命。第五首诗也表达了这种情感：与大海相比，江神、河伯如螻蛄般渺小，海神若却气吞虹蜺，令人震撼，醺鸡指酒醋瓮中的小虫螻蛄。一二句在对比中突出了海神的强大，暗含了对海潮破坏力的恐惧。接下来诗人感慨，怎样才能得到夫差的披着水犀甲的弩手，也好用强弩将潮头射回。诗人自注曰：“吴越王尝以弓弩射潮头，与海神战，自尔水不近城。”海潮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因而诗人观潮不仅仅欣赏自然奇观，还表现出了对海潮危害的担忧之情。

三、渡海诗中体现出对海洋的征服力量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的渡海诗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诗人在描写航海时所见奇特风光的同时突出表达了对海洋的征服力量。黑格尔认为航海与中国人无关：“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4]93 在人们的想象中中国人似乎与海洋的关系很疏远。其实我国人民航海的经验古已有之。有研究者认为：“隋唐时期国内外的交通颇有一些艰险地带，如通往国外陆上有高山峻岭、石碛沙漠，水上有海浪风涛，其艰难险阻的程度令常人为之却步。如唐扬州大明寺和尚鉴真，应日本僧人的邀约，先后东渡六次，屡经风涛及船只漂没之险，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不懈，方告成功。”[5]141 鉴真六次东渡，在海上历尽磨难，终于成功抵达日本，这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典范。航海的确要面临巨大的风险，浩瀚的海洋变幻莫测，随时都会发生不可预料之事。

人类征服海洋的勇气也产生于因海洋的威胁而带来的磨炼中，航行在海洋中的船只一次次被风浪吞噬，巨浪滔天的潮水淹没了海边居民的家园，在经历许多次打击之后，人们逐渐积累了反抗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永远被牺牲。每种事物随后都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重现。一旦出现了巨大的牺牲，当被牺牲的事物重现的时候，它一定会具有一种能够承受这种打击的健康而有抵抗力的躯体。”[6] 96 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找到了利用海洋的方法，也锻炼了意志力。梁启超曾说：“海上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居陆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7] 63-64

征服海洋的精神和勇气在浙江古代海洋诗歌许多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诗人将自己风发的意气融汇于海洋的惊涛骇浪之间，体现出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昂扬的战斗力。宋代江西吉安诗人杨万里曾在浙江为官，他的《清明日欲宿石门，未到而风雨大作，泊灵星小海》就是一首体现出征服海洋的豪迈情怀的作品：“波涛端不为君休，风雨何曾管客愁。自古诗人磨不倒，一樽大笑谢阳侯！”诗人在航行途中突遇风雨大作，船只不能前行，暂泊灵星小海，诗中抒发了自己对风涛毫不畏惧的豪放情怀：风涛不会因为人们要航行而止息，风雨也不会因体恤旅人的忧愁而消散，但诗人不会畏惧磨难，在风涛中饮酒大笑，并不为巨浪狂涛而忧愁抱怨。诗中一句“自古诗人磨不倒”表达了作者在掀起狂风巨浪的海洋中镇定自若，无忧无虑的心态。

南宋绍兴诗人陆游是一位很有豪侠之气的诗人，他生活在半壁江山的南宋小朝廷之中，空有恢复中原的壮志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泛三江海浦》是一首充满豪侠之气的海洋诗歌：“鳌负三山碧海秋，龙骧万斛放翁游。少舒我辈胸中气，一扫群儿分外愁。醉斩长鲸倚天剑，笑凌骇浪济川舟。悠然高咏平生事，龌龊宁能老故丘。”诗中描写诗人泛舟海浦，笑傲长鲸骇浪的豪情和气魄。开篇就呈现出豪迈的气象：在碧海秋色之中，气概非凡的放翁乘万斛舟而游。舒展胸中豪气，“醉斩长鲸倚天剑，笑凌骇浪济川舟”一句体现出凌驾于碧海之上的气势。“斩鲸”是人们征服海洋的豪情壮志的形象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侯。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古人认为巨鲸是海神的化身，也是海洋的象征，斩杀巨鲸则是征服海洋的表现。陆游笑傲沧海的气度也体现在《航海》这首诗中：“我不如列子，神游御天风。尚应似安石，悠然云海间。卧看十幅蒲，弯弯若张弓。潮来涌银山，忽复磨青铜。饥鸢掠船舷，大鱼舞虚空。流落何足道，豪气荡心胸。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行矣跨鹏背，弭节蓬莱宫。”这首诗同样体现出诗人豪迈的情怀，诗人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像神仙一样乘风而行，但航行在海上也体会到了神仙般的自由。卧看被风鼓起的巨大船帆，感受着航程中飞速变换的风景。忽而海潮如银山般打来，忽而海面风平浪静。饥饿的大鸟从船边掠过，巨鱼跳出海水在空中舞动。虽然航程中有无数惊险，诗人亦经历许多人生波折，但豪气依然充斥于心胸之中。陈伯海认为：“略具原始性的质朴、生猛的气质却长期存留下来，积淀于越文化传统的演进之中。”[8]61 陆游就有着越人血脉中积淀着的“质朴”“生猛”的气质，他的《海上作》也是这种气质的体现：“厌逐纷纷儿女曹，挂帆江海寄吾豪。鲸吞鼃作浑闲事，要看秋涛天际高。”世俗生活中的琐碎之事使诗人感到厌倦，便到沧海中扬帆，挥洒出一腔豪情。巨鲸吞吐在诗人眼中只是寻常之事，而搏击滔天的秋潮则更能体现出诗人的豪迈。诗中体现出诗人在沧海之上任情遨游的洒脱，《感昔》也是这样一首作品：“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当记早秋雷雨，舵师指点说琉球。”诗人回忆曾经乘坐“万斛舟”南游入海的豪迈景象，陆游的海洋诗歌中常

常表现出乘船遨游沧海自由感受。诗人凌驾于浩瀚的沧溟之上，傲视巨鲸狂涛，充满了征服者的气度。在《蓬莱阁闻大风》中陆游面对着海上狂风抒发了自己豪迈的情怀：“天风摇荡万松声，卷海颓山得我惊。触滟潏堆秋起柁，麇皋兰下夜还营。荷戈老气纵横在，看剑新诗欬唾成。”狂风吹打着海浪似乎要将山峰击倒，诗人虽然感到震撼但仍“荷戈”“看剑”，慷慨赋诗，豪情满腹。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不仅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海洋自然景观，而且深刻地体现出了诗人的海洋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可以品味出浙江古代诗人对海洋的热爱、探求、敬畏以及征服等复杂的思想情感，也可体会到人与海洋之间的微妙关系。

参考文献

- [1] 沈括. 梦溪笔谈：卷二十一[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王充. 论衡：卷四[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钱惟演. 筑捍海塘遗事[M]//曾棗莊, 刘琳. 全宋文. 成都：巴蜀书社, 1989.
- [4]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 [5] 徐连达. 唐朝文化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6]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M]. 姜国权, 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 [7] 倪建中. 人文中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8] 陈伯海. 越文化三问[M]//费君清. 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